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書簡類

復通宗師吳開



春夏凡兩拜書相皆上徹秋已及半尊候若何山川萬里實深  
馳仰茲恃平昔輒有稟悃大宗師身在京國近日月之光顯  
五十年朝廷之尊宗錫賚教門之榮盛父母兄弟子姪之光顯  
搢紳士夫文辭之褒美高碑大碣照耀山谷長篇短歌布滿海  
內者無不有矣矧大宗師量踰江海從諫如流敬君愛親提掖  
林谷寒微之士不遺餘力視貨賄如土芥天下所共聞也獨於  
耆耄未聞請鑑湖返故栖者何哉豈不曰教門之重難以輕畀  
古今天下之事因其時隨其人而已耳若欲盡如己志人豈  
皆百歲哉苟有百歲所遭之境逆順必不齊也亦何必以有限  
之身心而為無窮之憂慮哉知足不辱老子之言古之君子有

舉讎者而後世實稱羨之蓋但欲得其人耳或息或怨於我何  
有大學曰之其所好惡而辟焉言不得其心之正也大宗師舉  
錯進退當上師古聖賢下為天下後世衣褐之則豈必較區  
得失勝負於一室之內一時之頃哉歲晚末路最要方量平生  
心事於此乎見他日脩本朝國史方外之傳丘馬已後便及開  
府大宗師本教專業謹言正論典刑翰墨必合牽聯得書豈不  
榮哉苟或毫髮指議則為自負平生甚矣古人似不必多道私  
意牢固者往々以不達時宜為解竊以今丞相脫々公言之得  
堯舜之君如彼其專秉天下之事如彼其重其年齒如彼其盛  
而一旦毅然謝退萬世當以賢宰相稱之彼生於朔北者而猶  
若是吾人以詩書為事又且游方之外胡為獨不然哉區々下  
邑之賤士頌不足齒於鄉里其於四方何所知聞其於尊顯何  
敢輕議獨以辱誤知者四十餘年不有一言片語以助聰明之

萬一則於平昔安所取哉曾子易簣之善蓋得於執燭之童  
子以大宗師純誠之德去曾子固不遠此雖田陋亦豈敢及後  
於童子哉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惟大宗師益充江海  
之量以義制事一辭而退使玄風之高比於雲漢玄風之重過  
於山嶽則天下冠褐幸甚々々于冒清崇恐悚之至匆々不備

慰春谷長老

相別甚久可勝馳仰昨審上方亦故回祿及之每欲躬造以盡  
慰誠頌此塵垢汨沒日復一日遂尔因循甚是慚悚中間自志  
遠傳道雅命來索疏語率然綴緝不識能合意雅可以拈出四  
方有少資助否萬形有弊亦定數也只宜以幻妄自照未免翔  
健從新勞心勞力者不一而足耳轉此以代面陳伏惟高明特  
賜恕察清衆不及一々總干慈照不宣

慰隆自牧

律當作建

比者不意次即君高士偶以微疾奄然仙化一節收穫無人往  
來一溪之隔遂若千里日因家弟自方山回方有知聞不勝悲  
創前昨便道偶及門墻蓋長郎君位有設悅之喜不及舉哀  
因循失禮何能自文竊惟次郎君血氣消耗自去春夏實甚  
憂之嘗痛勉其直拋書息念加意調攝以面完復柰言輕不足取  
信遽此變實可傷悼敬惟賢夫婦養育至情其何以堪修短蓋  
有定數千方寬抑以理自遣勿過戚之不及面致區區謹此以  
首方一伏惟眷慈特賜寬恕不宣

慰余仲元

日辱手帖修復其章、亮不覺過季衍後茂而止於是甚可惜  
耳其才足用而德亦甚良左右又失一疏附柰何、下利而謔  
語以手自循衣領忽不語皆非佳證殆亦命遣也區區衰老弗  
克相与扶持又不能面致慰言今聞出殯又不能助執紼皆可

愧者幸照恕其不逮諸需晤首不宣

與蔡敬初及鍾伯儀

春初相別後一向無從知動履每以為念時萬來首詢令祖  
康不勝其喜且審二潭弟尊幼皆萬福益足慰流二君子既有  
室家尽心幹蠱是即學也以其餘力親師求友度不偏廢耳獲  
畢新京能一相過否乎因便布此惟自勉不宣

復吾尊光

渴教甚矣中昨承菊節相過之約不勝其喜花外小車日跂望  
之何以杳然方此疑慕忽承手畢敬審初寒復用勝裕用以自  
慰吾曹隨時守分簞瓢陋巷自有其例吾兄優為之區區之見  
自覺益親切但汨沒於應酬耳甚不逮聚辨濶疎如許深自恐  
缺記文愚見所到具別楮謔語徒汗玉楮拜領厚餉皇汗而已  
紙尾所喻謹在下懷不可以為定擬有機即合可也匆匆修復

不宣

尚敏來復辱教翰敬審春氣向和復用曼福慰浣以之清淨無  
音耗但葦李載翁之子在廣西有家書云本官以帥府委出各  
郡催糧審如是則官况已安適矣區區新年感頭眩之證畏出  
且飲日前畧過碣石即歸矣車從日晚過洪都千万賜頌以請  
警策不宣

慰文孟質

不意慶門交故丈之學士偶以微疾遽棄娛養敬惟心孝由衷  
哀痛奈何去冬曾過仙里荷丈丈款留論及調攝亦出醫治共  
方何擬至此實深傷悼不能已矣義合匍匐往吊偶於近日過  
旧居路滑有失遂於左手脫骨傷筋老來氣血衰憊未能卒愈  
坐此失禮慚負出明万罪之伏惟孝慈特賜恕亮賢昆仲不  
及一一奉狀總干台照不宣

慰君德

不意舊師玄卿真人偶疾偏未遂以不起聞訃不勝凄楚追  
客夏初感之際与在藥餌調護之末日望其可何擬至此敬惟  
玄卿真人高風雅度聞於中朝播紳之間長歌大篇贈於海  
內士大夫之口酒鐘茶壺來四方之賓客者皆非一日矣使老  
而艾更從容乎人間世數十年良不為多竊想授受之義何以  
克堪所幸造詣高明洞燭幻忘無所芥蒂其托交非薄老病不  
能匍匐有負幽冥且審冠劍將藏董此以首不敏尚頓告白几  
筵特賜寬恕曠谷真人幻菴南陽龍衣常諸位真人不及一一  
專書申慰總干道照不宣

與教諭王彥良

新年未能致道長之慶者盖以前月初四忽得頭目旋運之證  
每勞常作倒仆之勢藉尊庇服藥皆尚安昨日荷士則昆仲相

過不免快意中過飲數杯似有再作之意大槩疑是痰飲使然  
由是失禮於左右已深慚悚茲承公牒該為上丁釋奠在即  
義合隨班觀禮坐此不能前也仰負盛意恐及無地謹復將命  
悉需良晤首謝不宣

○與劉彥基

未能躬造山棲以謝枉顧之辱竊聞行李將赴秦淮又不能去  
錢慚悚之至皆以新年忽感眩疾故也幸照知清江紙四百番  
聊奉翰墨之餘沿途千万自愛領袖名山惟大公至正以光玄  
學幸甚不宣

○復姜士明

以缺晤語每用馳情比者即君相顧敬審履用万福復承手墨  
春風向和君子順時燕室實深慰浣甚欲一造楚塘新迂前月  
忽得痰眩之証應酌稍多飲食失節則即有舉發之意蕪積兩

東風途潦皆所畏者坐是未能動脚耳即君趨向甚佳顧此貧  
賤之夫且老退未能有所長助也未間徒用拳之不宣

又復危太朴書

夏中承三月二十七日書秋末又承惠書喜審用力寔地且得  
賢主人道同志合相觀而善此其時矣傳文甚感介念劉仲儀  
未曾至此區々材小志卑氣弱習薄年已無養自視其中無足  
齒於人者比蒙不鄙遠賜臨顧已深敬嘿荐履惠帖猶見高誼  
君子之道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古人如此的當立言豈可不以此自  
察吾志吾習果為不謬不悖無疑不惑不孚非精誠不能辨非  
強力不能行何時簪盞以究欲言孝女傳在來春納去但化金  
一節更宜考及葛祐為何處人二女之名謂何得賜詳示尤佳  
君靜仲儀未識面不奉書會間煩致下意餘惟以古道自任日

進高明不宣

答吾君錫

其生髮未燥時已聞有措紳之家在比郡佳山水之會而詩書禮樂之習少長揖讓之風蓋自昔矣既而又聞從大父在故宋未與先世有塲屋之好夫如是誼固在通家之後甚願一望門墻而泪沒塵玉蔭豁髮曰卒莫之遂去歲夏中忽一客頽而清揚過弊廬者揖而問之乃即君之季一見若舊與處徒審養高幽勝尊候曼福其何嘉如之惜此鄙淺無以相啓徒負其犯暑遠來之勤政深愧悚而雲翰飛墜詞氣謙降錢塘之名筆矣興之妙墨襟然而偕自惟窮鄉下邑之踪孤陋冥聞之輩其與識不及於門著其姓名不齒於州里獨何以拜貺於先生長者如此其盛哉偶以俗冗不及隨時脩復星恐之深諒高明必不贊過簡文字說荒拙可愧過目之餘覆篋可也

與吳簡文

至正甲午閏三月  
避寇臨川大山書

曩歲嘗造門墻辱禮遇甚盛其後先大夫捐館相去差遠無由知聞失禮殊甚徒愧感不已別後盜賊昌熾將謂前代詩禮修積深厚故家喬木必皆無恙相來臨川大山之間首與名族明善會詢知繞池華構一旦灰燼不勝慨嘆區區鄉里遂為寇藪頑忍且三年不去者一以平昔與人無恩怨或者可以相抗二以老病連年誠恐死於道路只得風殮兩宿草根木皮甘之如飴矣不啻近者暴橫愈甚里之死亡十蓋八九故為此來甚非得已而赤手空囊艱采擇楮遂致大窶雖欲返吾屠羊不可得已仰恃平昔輒私布之草々于昭亮不宣

與張玉文

至正甲午寓  
臨川大山書

曩歲嘗解后於桂氏之館承顏接辭如春之溫別後跼伏無聊之踪自然與用世之雋濟時之英動為參商繼見之難勢則然

耳盜賊得縱胡於此時運莫遭之殆自咲其殘喘何為也竊聞  
首領 義得卒伍心鄉間按堵復散其所積以贍困之雖古之  
不 是過也動勞昭著爵賞頒賚公私之論其誰曰不宜久  
一修賀積困頓於憂危之中隔絕於往來之便坐是失禮漸  
愧何言區區頑忍棲遲敵虜且三年矣迎則暴橫益甚凜乎不  
安只得挈累暫寄臨川大山之間赤手空囊艱余樺楸遂以大  
窘敬准閣下不唯一鄉之所倚賴斯文之重寔有均焉兵為危  
事夫子所慎臨之以威係之以恩戒厲不忘訓練不弛毋恃敵  
之不我攻當恃其不可攻也瞻望壁壘不能飛越無任拳之不  
宣 嘆當作嘆

與危太傑

肅拜具記太傑編修尊契兄去年凡兩奉書其一托王用身轉  
附天師菴中其二王伯衡便想皆無浮沉吾曹雖在窮山絕谷

間深知仕宦之難也苟要慕古如平日所葺未免取迂致禍苟  
但隨人徇俗則失已負所事故必有時中之道耳所以書未免  
怛瀆聽也新春冰泮官况必佳區區傷手至今未能復常殆  
廢不用矣舍此無足為知己道者祝潯州一向杳然無音所傳  
不一老拙有詩數首就此拙呈近作數篇同到鑑其可否茲因  
張孟循便謹布此未間千萬自愛自勉不宣

答危太傑

王伯衡歸得所惠書敬審榮授天恩分教成均不勝贊嘉隆古  
以來成人有德莫此為重在我者可不盡心與之為嬰兒徒借  
徑出身固非士君子之所為施之夏楚動用声色以取乖戾亦  
恐非宜但當端竭盡此誠勤懇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敬其身  
毋自暴自棄縱彼不信不聽而吾之此誠不改不後人心皆靈  
夫豈無万一感悟其間徒汲汲於口耳之末何益於朝廷哉勸

勉得幾个人才亦不虛受一命區區是深山窮谷無用日就衰  
槁之人而每於當世亦或有不能忘情者故謾進此說不審左  
右以為然否尊兄今既登仕板又難同布衣之時一日肩頭上  
重一日又要和光同塵又要不失己不負平日所學豈不是難  
千萬凡百襟實莫改革菜寒酸粗衣糲飯莫妄攀附莫強追陪  
徒自取煩惱增逋負縱得一美除養廉俸祿亦有限其間致物  
有多少憂危處非做家私還債負之具也此是古今儒者斷斷  
不易之義尊兄高明何待愚言然離索既久不敢不告也又聳  
續絃已定想只求清白常布之家庶婦子不驕奢相安千  
万毫髮不可越分恃愛與非一日故敢如此直言想不責怨謬  
文數首錄去求教後便幸批示可否未問千万自愛不宣

通張仲舉

舍姪婦自京師備道動履之適且萬里一身復感疫痢仰拜夫  
持之德臨歸又辱贈言之教同一感戴王伯衡歸共審史事畢  
功聖息陞擢近居玉堂風日不到之地例用贊慶願以衰朽株  
守山谷相望萬里無由面致頌言徒有傾企而已向承賜翰中  
及士則書事即以來紙示之渠云俟則虛行時當拜納也但近  
者其尊人窳安之後即起黨學不及相別未知能踐前言否也  
賴士恭早晚必采彼亦聳渠前說必不食也向采欲巨眼為去  
取區區平日數篇謬文以無寫手不能盡錄太朴處有數篇今  
再附去續烹相會千万商確或有可以存示後人者留數篇不  
然盡以覆瓿可也未問千萬為斯文自重自勉不宣

又與張仲舉

某頓首拜拜仲舉編修尊兄閣下久不奉書良深瞻仰中間竊  
聳使騎暫出錢塘刊書度必有期程不久即還朝也山居深僻  
不逢良便無由承動靜耳春深氣和官况必佳裕玉堂風日所



不到士君子抱經濟之心黼黻太平學與禄位宜俱進矣區區年邁而德不修徒朽林下無足為久要平生道者茲目張率孟循之便輒布此奉起居孟循以草萊之跡妄游京國進退之節學問之際皆賴豈弟有以教誘而獎借之末間萬告為時自重不宣

通虞學士

比胡士則便嘗草之拜狀且以鄙文上塵書月信易方此自咎其歸也乃蒙高製過許之辭非所敢當茲辱榮之意實深感服士恭來又辱蒞及禮合躬望履馬少声萬一之謝屬以春中僵仆傷手骨脫筋縱今八閱月四更醫而酸楚軟弱如故飲食之服動必資人甚無恠也坐是奔走不前慚悚之至茲因清溪道士程希浩自觀華蓋之便謹承輿居且首不敏伏惟尊慈特賜恕察區區之年踰六望七比築一居於竹花之上去家一里而近扁之曰俟菴蓋取諸易徂命之意也賦詩二章別緒抄呈其味况盖如此耳自觀謹愿人也嘗延致弊齋以啓幼頑趨向其不卑下乞予進少教誘之參奉未由萬之鼎茵自厚以壽斯文不備

與閔仲魯

肅拜具記仲魯擇善尊身畏友兄久不奉書良深馳仰歲裏得元易數字去尊兄有書例蒙齒及何以克當每有泰淮來者多言尊兄買田築室納婦生意藹如也何緣元易書中有又有不足之嘆吾嘗年事若此凡百皆前定安之而已耳區區雖有三子薄少祖業析而為三各私其私老來應酬衰之以過日甚無謂也去春僵仆傷手今已一年猶酸軟不用餘無足為知己道耳最是西昂大非前日弥遠來遠蕃遠內人及長想皆相繼變故蕃遠又因於烟瘴久無消息殊可念也不肖有夢之懷之二詩

因錄去過目想同此情爾記得去年曾奉拙字尊兄郡庠既無  
取責而又有子弟何以應門具一舟溯流來顧省生死一番亦  
一好事不審雅意然否未間千万自愛不宣

與弋陽監縣

廿四再專人并奉書到董店攀屈別車駒已東上矣不勝馳御  
之情竊想錦還侍奉曼福合堂均慶遇蒙不鄙賜以台翰并致  
佳報祇愛慚悚不可言也十月之別千里而歸以賤疾之故畧  
不能獻一茶其為缺禮未有如此之甚者相度雖不加諱如此  
自愧何輒有薄物聊首不敏時寒晤對未涯万万苗鼎自厚  
以迓續光寵不宣

又與危太傑

以作一書申賀托王用亨尋使附上不知曾徹省覽否然歌乃  
在辟離環而觀听者皆當世之英四海之秀有開發之機有相  
觀之善有起予之樂不負所學此其地矣但信於古道者必不  
合於時宜近於時宜者必或遠於古道酌而中之不其難乎前  
者之言出於分外不審能如雅意不也任他千鬼百怪我這裏  
只是一箇至誠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能為能不能為不能  
莫相陵駕莫相欺詐亦自心逸日休古今天下唯至誠感人深  
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此見感人之難總有一毫私意便不足  
以感人矣唯有一个至誠上事天子下接咸獲臨惠難死生之  
際皆當如此也胃學樂教是三代盛事然頗聞亦其難處既居  
其位不可不精思熟慮庶幾求所以少称其取者此士君子之  
用心難与它人言也區區老退交游中用世日顯進不免掛懷  
不覺如此觀緩耳幸恕其僭平生數篇謬文近方收拾其可以  
不甚鄙倍者留示子孫輩况吾太朴所見或有少称盛意稍合  
輿論者卓示其目庶憑以去取仲舉相會之際幸致此意又况

仲舉在吾邑時多有倡和今皆無彙或有所收者并草抄示晤  
對未涯千萬以道自重不宣

與薛玄卿

比嘗修謁無所効勞猥蒙延遇臨別筐篚之將旅瑣之需顧何  
以得此於左右慚悚而已仲元端又領手帖敬審尊恙雖未復  
常亦無加進為之喜躍况雲烟滿幅龍蛇變化復示教高吟益  
用資慳達人知命順天能自排適彼二聖者將焉所騁區之雖  
鄙庸於此所見頗為不謬復有八字為公獻幸賜聽納順氣壯  
脾驅風養血千萬不必求速已也氣順則疾自不生脾壯則飲  
食自美二便宣行以時精神自暢驅風則客邪以漸而散養血  
則不致偏枯此八字者雖使古人復生亦不以為非僕自信得  
及故敢為左右言也續聞用朱元善針此公之針得傳當有小  
快舒真人壙記亦發在崇文方丈雖掛一漏万自當有大書特

書其地遠不及時致安問萬告如察不宣

與王用亨

久不承動靜馳系以之尊公貴恙雖未全復近可以扶掖出坐  
堂上及明樓下此獨可為万里賀他無足云云者比不意嘯碧  
真人來復法師相繼化去道義之門雖無死生之累然愛敬之  
情不能不為之傷悼也礼合修書 申慰大宗師真人亦以夏  
秋多疾精神索然芝事藥裹以終日殊後時也仲舉編修必時  
得晤言家姪去時嘗奉片東今不復作無謂之字千万致此意  
也伯行以何日到都舍姪以目肯附舟尾甚是愧悔不審日一  
行曾有牽聯相累者不伯衡以何日赴上此萬里之初步少飲  
酒當如往聖入太廣每事問則悔吝實矣僭越幸恕儒書尊其  
所聞行其所知則庶不孤矣更不專狀升沉勢異簪盍未涯伏  
楮惓惓不宣

與王振姪

相別容易秋亦半矣不審所患目疾若何舟中一衆曾有相累者不若老林甚不自安也中間頗聞暫留弋陽舟不相待得非諸公以自故不相安樂耶此亦人情之常老林甚不自安也在何處及待令舅以何日到都在何處安下所幹有無緒皆願聳之家舍鄉里別無他事但早稻遇旱裨補過不及約半收耳晚稻得雨却好可以無飢鶴田長幼皆如常張坊竹庄亦然到杭曾見危先生否張編修先生時親否老林全夏甚多病右耳目幾於聾眇亦氣血時節當如此也葺河橋卽南二林此際必在都下千萬為致意二舅更不專狀可道上覆不宣

與吳宗師

此承寄示佳章典雅精緻捧誦敬嘆甚欲奉和終不敢以土鼓瓦缶之音妄續閑睢之亂也亮不替過高第嘯碧真人乘駟而化適在名山雖出世之學來往翛然而授受之緒先後之勤寧不爲之一傷懷耳瞻望萬里參奉未由哀慰此心仰祈照察不備

與逢復亨

不知音問者今又一月餘矣僕曹兩婦自市皆言及見賢父子想只爲所對亦事耳不審此際辨明若何亦曾有折衷之言者否田土戶婚非和不了與其費而爭不若費而買此鄉黨之同論也秋燥如此蕎麥亦不可擬然滿城風雨蓋亦近矣薄禮侑緘為合堂尊幼福履之間幸一咲置之侍次多上覆不宣

與饒亦雲

前秋便道伏謁尊俎以歎之筐篚以將之豈惟慰浣其積年之傾渴而已也別來容易再期愧感之悰未始少置中間竊聳頗有橫送相望百里實深馳系君子所履其旋元吉何喜如之春

氣日和動靜宜裕有不暇言區。老來奇寒一孫五歲而夭其  
况盖如此也。它無足為長者道。次兒公不自量其駑鈍妄意  
舉業且子白與其進。廣東南之美盛德君子事也。願感刻當何  
如。瞻奉未由。乃告眠食自厚。不宣。

與楊蒼翁

曩承尊顧未遑修謝。客冬又拜教翰。慚悚不可言。開春本謀納  
謁。偶感頭目眩運之証。遠藉尊庇。雖已向安。或應酬稍多。或飲  
酒稍過時。或微見其端。兼以積雨東風。途潦皆所畏者。坐此食  
言停雲。泛雪之義。胥失之矣。惟執事亮之。執事以高才博學著  
而成。書而謙損過情。乃復下教。瓊琳琅玕羅列。几案顧不自  
揣。量輒以膚淺之學。猥頌之際。窺觀妄度。多見其不知量也。執  
事畧不加責。開曉告喻。屬見疊出。心則甚盛。雖古之君子。何以  
加諸銳謀。一謝少。區區而行止。非人所能。乃如此者。苟執事  
不以其愚而卒教之。幸惠示其副。使得潛心紉繆。倘有一得。別  
當布面。否則敬俟錦還之日。振此衰憊。以請緒餘。庶為盡忠於  
左右也。戒途尚在。何日不能。攀餞伏楮。無任拳拳。不宣。

負陳則虛建難

茲審大開難事。弘濟幽途。不吐官門之盛。觀窮鄉下邑之鮮見  
者。願此深山野人。筋力視听衰備久矣。不能少効。馳策之萬一  
慚悚。何言草木之實。隨其所育而獻之。伏惟高明特賜笑留。不  
宣。

謝縣慰

比承枉駕。田舍村塢。中畧不能為車騎。少淹漸悚。不可言。既望  
專去修謝。職亡益重。不敏雪寒。復用佳否。懷仰以之。願此歲晏  
四壁之家。無以將意。瘦鷄薄酒。聊表此誠。伏惟台慈。特賜摩置  
餘容。開春晤慶。以既不宣。

女李耐軒

比者修慶門墻重蒙與繫繼承令婿相過客齋不能款奉良用  
慚而日昨暫還田舍首披教墨且有腆賦為次令孫春初矜視  
之謝一時恐悚無地疾病相扶持古之道也况宗黨乎使其有  
効猶不當有所取受况其淺率窺度不中天淵之殊如水炭之  
異乎此乃講報是愧我也崇已祗領有難卷錦徒負芒刺於無  
窮耳兪葦修復不謹輒此少見區々尚容晤盡不宣

谷楊顯民

以承仙邑萬兄偕清溪觀張道士相過適示手帖以去亟一夜  
隨時裁謝政此愧悚復沐珍翰敬審佳裕良慰馳系近者且清  
相會之際備詢進學綿密不勝贊嘆思欲一見而不可得也復  
賦遠游益用欣忭士君子之出處非一已而已也伯友餞語甚  
佳俾僕序之雖蕪穢之辭所不敢靳而牝康在前良可羞矣歲  
晚下遠千萬凡日自愛自勉以即遠人不備

○慰何君壽

北堂孺人偶以微疾奄終上壽願相去差遠往來東  
橫闊疏已久無由知音况非來出手畢乃審慶門有此变故為  
之悲悼不能自已竊想純孝由衷痛苦奈何義合辦香之敬屬  
以新春以來哀老多疾齒牙之風腫未已而足瘡之濕潰繼之  
食飲不能隨眾履屐亦所不堪由是奔走不前重此以首不敏  
伏惟孝慈特賜恕察餘惟節抑強加饘粥以終大事以前顯揚不  
宣

慰江伯羽

雖別久不敢以尋語為孝思瀆首祈情亮不意慶門禍故先丈  
翰學偶以微疾遂弃榮養相去差遠聞訃後時不勝驚悼竊惟  
先丈以盛年傾逝愴憾固深然賢昆仲壯遊於萬里之外能致

身於功各之途此亦可以含咲於九原者矣賢昆仲祿未及養  
推痛終天不言可知道合躬致辨香之敬實以衰老之餘加以  
頻年憂患小小疾疢無日無之由是奔走不前謹此以首不敏  
伏惟孝慈特賜恕察令弟教諭遠在滄水還有音問到彼即一  
歸否更不別狀餘惟節哀順變強加饘粥以終大事以前顯揚  
不宣

慰李耐軒

日者不意令孫林揚學錄微疾長往永棄重闈雖嘗獲與扶持  
之末顧此膚淺無術以起之有負平日愛與之盛慚悚何善每  
惟令孫德性有溫良之風趨向無市井之習青年筮仕方有其  
緒而遽至於此不但合堂尊幼為之懊恨凡在鄉黨親契之末  
莫不為深嘆惜也日昨曾去致辨香之敬以時暑不熱起居曾  
煩致意退而思之失禮殊甚耐軒高年如此亦宜自開解也林  
揚死幸有三曾孫焉此其一也未病時嘗其欲赴延平倘出  
在二三百里之外或已及其地而遽至此大故則一家之心何  
時而滿足此又不幸中之大幸者矣並布此首不敏乃告尊慈  
特賜寬恕不宣

慰張主簿

托在一塵而稟遺動在半載之上中間龍襄慶遠歸非不知耆蓋  
以春中因跌傷手骨腕筋縱酸痛軟弱意緒無慄皆謂老來血  
氣非百二十日不能安也今更醫者四人已六閱月矣未見平  
復由是於所以事賢大夫之禮者皆廢也比者不意大夫人奄  
終上壽聿訃極為悲傷閣下勞於官府之事舟楫數千里半年  
而後復位刑獄之審又有相惱此情可以想見日外猥荷記臆  
名酒屑面惠及林下感佩成慙慙無地並去線香一炷點心  
粗菜為太夫人靈几之獻不敏失禮無以自文乃告台慈特賜

寬宥聞雷龍衣慶時貴証復與發一次不審輕重與向時若何  
萬告節哀順變強進饘粥以終大事以前顯場下情無任拳拳  
不宣

慰胡士則

比者不意先丈朝奉偶以微疾奄終上壽茲葬宅地告吉行即  
幽扃伏惟賢昆仲純孝由秉父子之親聿隔泉壤痛毒何以自  
堪願先世已來忝在末交情隆義篤禮合與奔走相執紼窺山  
林之勝信体魄之安而屬者偶過舊居路滑僵仆遂於左手  
脫骨傷筋陰雨未解旦夕酸楚殊無慘賴醫者謂血氣衰憊難  
以速愈坐此不能前進上負幽冥何以自文二豚犬又皆假館  
餽口謹遣幼頑多代捧辦香尚賴告白几筵特賜寬恕餘惟  
節抑凡附於棺及所以固其塋域有足以宜其後人者必誠必  
信顯揚之道如川方增謹拳之不宣

慰汪仲宰

不意慶門禍故先大夫遽捐館舍地遠初不知葬春首偶解后  
次即君於士則昆仲處為之驚惶不能已伏惟純孝由衷哀  
慟摧毀何以自堪不審比者躰力若何敬惟先大夫夙學逢時  
錫命者七文章博考蘭玉森茁於人間世亦何憾者而解組三  
轡及於娛奉父子至情盡善其美矣不審襄奉尚在何時曩所  
營者陰陽家有所拘忌否托在末交義踰骨由千里匍匐願此當  
然交春之前偶感眩冒調治稍安復因僵仆遂於左手脫骨傷  
筋青腫軟痛飲食衣服皆資於人是以奔走不前仰負幽冥死  
罪之哀詩三章櫬香三上首此不敏敢頌告白几筵特賜寬  
恕餘惟節抑加餐以終大事以顯揚令姪季佩賢宰更不別狀  
統于台照不宣

慰楊顯民



頽首再拜顯民翰學尊畏友兄侍史別固久不相尋問者亦以  
去年李梅張兄來蒙惠書且拜令泚野碧季兄賜翰其時以此  
兄再造相鄉之說是以不及裁謝慚悚之深比審判政儒人棄  
世不識以何疾遽至大故年壽若何地遠不能匍匐奉辨香為  
之愴惻不已竊想執事中年失助猶中流之舟而失楫顧此傷  
弓之鳥不免為執事動懷衿佩滿門賓客時至中饋無人宜若  
日不暇給矣為之奈何然執事亦必自有以處此也陽陰家不  
可深泥殯亦不必久擇其稍煖瘳之地則即可畢事高見以為  
何如潯州之傳意竟不虛痛心短氣此非一方一曲朋友遊從  
之私也執事之懷亦不異此區々有夢之懷之哭之之詩重此  
抄呈比及歸觀執事能一來否能來千萬相約於何地相會意  
欲承教或得不外下顧則所甚願望也茲因子夔便謹附此首  
不敏乃告亮察不宣

文集卷之二十九

人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書簡類

與鄭子夔

掛劍桂林非不知之願此以塵垢度日加以衰老多疾朋友相  
觀往二闊然新涼想臯比燕裕今年從人曾過進賢不官陂水  
北曾有音耗不煩願有所尋也李如心謂將謁門墻因得寓此  
如心坦然可交君子人也雖暫以青囊游無毫髮市井江湖之  
態其所指頽在相里者可以知其淺深矣未間千萬為斯文自  
厚不宣

又書

承教帖有相過之許何以杳然相去雖近頗難問便由是東  
櫝之敬易得而踈蓋伯友之招既不能奉命必合以時裁謝不  
然或以五品為簡斯罪過矣苟門墻多牽制亦未有僕輩往來則

此間或得端便徑送書去如何唯命可否

與張孟楮

二生來接手帖敬悉偶賤跡過下塘再留二生一宿蓋頽已見識不明恐相悞願加少詳察耳樂生性急甚不樂之告之曰吾欲治子以實熱也何爲少飲水即停中而泄下吾欲治子以虛熱也則子童非何爲而有此政在疑貳不決之際而子望我以古之神聖者何耶吾其不能爲子役矣方丈信遲一二日奉茶薰生煎藥則神効蓮心散負藥則無比山藥負他需面布不宣

又書

允升之歸之日僕適有下坪之行是以不及奉東朋友講學且宜以痛改旧習爲第一義求欲速成非善學者也曾憐苟未正當而遽有見解真所謂假冠兵而資盜糧者也高見以爲如何子中想已安區二省得一行苟未安必當有續帖也繩還常住

但不免有斷續之慚尔外附書一封还李如心葺其相知日多可喜可喜方丈臆腑想全安帖矣匆二

又書

頽此衰老時熱不能少盡匍匐之義日昨嘗奉一書申首附渡所曾徹覽不續聞先柩欲以七月權厝愚以爲此舉未安士逾月而葬喪礼称家有無避貧賤求富貴此後世術家之說耳只當擇家山一平安之所或祖壠之旁莫要一番作兩番事在後事皆難測度起意難也且如先丈之葬賢者費了多少心機氣力未知所作曾合曾揚恐少債負亦尚未零利托在父要不避僭越千萬入思及時畢事爲是不宣

與官景文

闊踈殊甚得書欣然且審履茲新和起處均祉益用慰沃因記去秋景春相過時調從者必由鶴嶺回途可以相頽既而杳然

殊倦二也喻及元敬郎君肯來相親此乃美事願當庸鄙所願  
者奈年來衰憊殊甚百念灰冷頗務恙息即無開講之事前  
日李堅之遣一孫過此抄數篇尺牘或兼旬一日即歸也取是  
別無空閑房舍可容長兒僻館督農圃亦恐不能奉周旋耳甚  
孤盛意尚容良晤以首謝不宣

與陳伯柔

肅拜具記伯柔文學尊契兄相別經年先堂太孺人弃世之後  
以及知葺相望數百里不能匍匐往哭嘗奉一書首不敏亦不  
記附何人不知能達省覽否也前年李如心來遞手帖又蒙雙  
墨之惠披誦所喻情義藹然一向不及修謝亮不責也子夔會  
間審琴書甚適得賢主人非特館穀又日有切磋之樂賓客遊  
從之盛所寓又得重屋有湖山眺望之興健羨健羨久不及奉  
柏友書甚自愧也茶話之際幸致早意車從必常入城必與陳

仲益相見葺其先大夫存時能備三疊山夫人李氏當時建康  
獄中死事區二與陳仲益未及識不敢冒昧奉書倘有其說能  
記臆或先輩有所紀錄千萬抄示至感蓋夫人乃家姑也是以  
敢請外葺伯柔常二感冒此乃稟氣薄弱寒氣疎散之藥不可  
多進燥熱剛重之劑亦不宜輕服治之當以和平爲上然皆屬  
外治其要莫大於寡欲也雖未識亦借獻其一得之愚千萬相  
恕亮也葺左右多有好文字有便幸見教未間并幸自勉自愛  
不宣

荅曾文哲

比辱相顧既以識荆爲喜復以荒涼畧不能款曲從者爲愧也  
別去容易旬日人來復領手畢清秋審覆用佳勝慰浣莫量令  
祖德望如此豈區二所敢擬述嚴命謹遵掛一漏萬徒悚亥耳  
二卷子及帖各贅數語恐不足拈出也尊翁翰學不敢冒然奉

狀入侍多二上覆不宣

與曾子白

昨見子率造門牆辱與其進連日且為左右擾來歸復領報帖  
藥石之惠甚愧悚也此子出於僭妄而其志似亦不可沮况又  
遇大君子有以鼓舞变化焉敢自外自棄第其旧主人必欲尋  
盟遂不得日夕承敏於講下一暴一寒有所不免茲因其詩益  
之便輒此起居春和景明賢主賓賢師友詠歌之餘繼以舞蹈  
盖可以想見也未間千萬自愛

荅胡柏友

賦質本淳為學不勇內無萬實有守之行外無典雅可傳之文  
鬢二其衰方此自訟而樂道人之善者往二過听甚自愧也六  
月廿九日子瓊述示手墨捧讀如承晤對足慰平昔之所耆第  
搗謙之義溢美之辭皆不敢當伏謁賓壚定所素願非唯文獻

之足徵浩然江海之氣必有以洗此固陋者時秋九熾甚且有  
斗升之獲既直况君歸自江夏將為廣西之役約以仲秋之  
末取道弊里聚辨而行苟忽二其來亟二以去波此必將皆有  
分然于壞者矣坐是徂冬北風其涼頽塞向埋戶而處耳日子  
道左方直文變既不能奔走雅命復稽手裁謝雖執事不督其  
過如此恐悚何哉且晏千萬自勉自愛下情無任拳二不宣

荅蔡敬所

荐承教墨慰浣莫量敬所之字出於顯民其義其說合顯民為  
之而何乃下徵於老退無耆者又恐拂盛意杜撰數語恐不称  
雅懷覆瓿可也外承為令弟珍視區二之心於人家佳子弟愛  
之不啻如已子誼合奔走柰衰老疾病日生雖左近數步亦久  
不出盖其勢伎然非故作是態以要人也重侍以次千萬為謝  
不敏片帛勿二不宣

答于仲元

賤手今九閱月而未愈坐是於親朋請謁多廢望日一出滿擬  
晤言而仙騎乃有金盤之役甚恨不得追後塵也蓋與山僧有  
約亦甚久矣想顧盼之餘有足樂者區二荒村不免日有不切  
之應酬嘗欲登此山徘徊數日未能也嘉惠忽至宜此衰老感  
荷感荷

又書

積情忽陰方有冬意手墨劃下醉之以醇醲飽之以甘肥孰謂  
寒谷其春蓋如此哉皆盛德也親友之間苟有可以効使令者  
義之所在而謝言鄭重徒增慚悚而已更此以復將命悉需晤  
言以既

與曾子白

願汨二塵垢之下不能以東擯之末奉起居者踰年半矣瑤花

瓊樹如此向往何歲新春半高堂重席獲用之裕樂育之盛可  
以想見惟是豚犬不自揣量昨拜講下猥辱耳提面命者無所  
不至感刻有造無窮期也季冬之間勝於叢脞上負盛意甚矣  
茲令撥置復望寫塵得不曾過而終惠之幸甚幸甚庭愧已有  
秋意摩厲當在老手泚筆以俟頌言不宣

答李仲和

時雨宜農忽領教帖敬審侍奉舅福合堂安裕其何喜之如名  
繡厚餉復此講謝鄉黨親契苟有可以少効區二者義所當然  
也况足下年方盛壯自天之福如川之增僕何力之有焉侍次  
使眷不及一二申謝悉需旦晚良晤以既不宣

與官林泰

比辱尊頤且拜厚貺第荒涼弗克少淹從者為可愧耳區二賤  
疾依所教荷頤夫遣子携藥相過曲終其情多費藥餌今已一

百一十餘日酸軟痛硬如故殆血氣衰耗使然殊不可曉也中間呀喻文字杜撰得數語未知可尊意否重去藁請呈盤湖諸巨眼恐有未安當脩削之苟無疵類可以拈出然後寫正本也  
悉在裁下時暑餘惟玆調以需殊擢

與高本齋

不晤對不奉書今三年於此矣比車從歸自京師且有榮擢慶候之禮皆以老病廢春中又以僵仆傷手骨脫筋縱今七閱月四更醫而酸楚軟弱如初親交缺典又此之故竊想海量必不責也茲者不意伯氏敬齋提舉遽捐館舍手足高義必不能堪大旆亦必暫回主維其事中間貴祿常小不佳近者家姪便適有小冗不及修問甚是悵快大抵痔瘡亦必深治深治決多用寒涼則不免於大体有妨也只得不甚害於起處斯可矣余干一僧素有下漏得年七十之上其人善飯遇勞則疾甚逸則庶

幾耳為吾計者但不必自勞其身心可也僭進一得之愚不審高見以為然否承頰或有涯尚尚傾倒不宣

與舒易齋

逢氏之聚轉眄半年賤體齒齟未已而目眚繼之目眚未已而耳疾繼之目眚於眇耳幾於瞶今幸庶幾且喜貴足一向無苦中昨以六月初二日赴薛招其四日即離倪市五日抵竹庄過歸者以六日媒者至七日遣訂多二姻盟故也由新第路口瞻望碣石悵快而已高第來索文字甚熱且病無憚又雜應酬豈有情致及此堅不肯去聊將黃葉止兒啼耳并用發一咲也不宣

與饒元可

前秋獲登君子之堂喬林清池不異疇昔為之嘆喜者累日開名尊叙情話骨肉之義藹然稟違之際又俾挾纊以去感愧迨今未已也春和合堂長幼想萬福區二老來病患存至夏初六

一孫其况味盖如此昨荷幼即君重書謂將可以下顧延企者  
久之杳然何也相志在進脩月異而歲不同矣茲因次頌執經  
子白講下承動靜并布謝萬一

與饒元凱

前秋率然造于賓階得叙親戚骨肉之情話繼日連宵叨擾盖  
亦甚矣稟違之際又辱厚貺愧感以之并別來容易兩載春日  
竊想合堂尊幼蔓福區二老來病患存至去夏天一孫才五歲  
其况味盖如此耳城中相從者必時一入毋好處必安茲因次  
兒執經子白講下謹承動靜并叙謝萬一

代胡與李求婚

某同飲越溪之水而抗塵走俗未嘗一望大君子之履為輒敢  
以賤姓名通於下執事者靈芝在山燁然之光藹然之氣瞻而  
裹之者盖久海涵地負何所不容是以無恐初冬薄寒敬惟吉

德具備時措之宜尊侯曼福某仰恃尊慈輒有稟悃長孫某才  
質駑下學未知方近者王君某荐相過議及長院愛玉姻配葦  
之慚悚無地名門衣冠禮樂所由來遠矣矧惟先政宣尉公以  
不世出之大才為國家奉使海上其雄豪之氣足以摺蠻夷其  
剛正之辨足以定岷嶺而稱肯光在史册長篇短歌復膾炙  
天下後世之口其流風遺澤繼志述事者政未已也願此尊明  
圭竇之家亦何敢妄焉攀附復自循省前代中興之際某公由  
外入拜右僕射而我祖文定公亦纂修獲追朝請之後其聲光  
相望而論道經邦之際亦宜甚相歡者也酌之於此則大小  
天淵其何敢啓此蓋稽之先世之好則或可以少望後塵之萬  
一也由是不避譴訶而聞之下執事苟厚不鄙而賜之盟則豈  
唯某也得在收錄之餘其自二公而下實嘉賴之敢以為請合  
堂尊眷不敢輒申起居者拜書之始也奔走先後之請願此衰

老其或不任尤所不敢總干尊照

代書

區也忝在姻婭之末而不及一識荆州雖抗塵走俗之踪自取  
踈外而泰山北斗之仰未嘗一日忘也初冬未寒竊想尊履康  
裕仰恃海量輒有稟事寒微不振之家負薪不學之子往者重  
蒙令弟親家特賜收錄歸寧既久願此貧窶豈能少相問遺  
自知罪矣妻兄宣卿下顧極言荷尊前篤叙友好作成和氣此  
真盛德事也詳托宣卿面覆尚賴終惠豚犬雖驚下亦豈木石  
不知所感戴哉謹冒昧拜此甚不謹措萬告眷恕不宣備

代書

曩歲家兄未迂竹莊曾蒙尊顧茅齋之中飽挹光霽且聽懸河  
之論足慰平生自此汨沒壙畝之間奔走塵埃之中無由一承  
良覲唯有瞻望河漢之光即辰雪寒君子有相履用必佳仰情

尊慈輒有稟烟余千鍾時茂有第三子曰文郎前年曾從其  
就學於家兄竹莊之上殊惠也可教趨向甚不卑也而未有姻  
盟其不避僭越欲為令愛玉識之願此歲晚未敢造次輒布此  
紙查於左右尚當開春再造台庭以既千瀆尊嚴恐悚之甚餘  
為因罪加厚以棟斯文

李徐天麟 四六

不度衰年復忝累事因此絲蘿之附遂成家室之宜豈料養情  
特頒厚禮肅有在姐益思樊將軍之雄驍醞浮盃敢效陶先生  
之醉鄭重甚矣感荷以之筵取言於花燭特最貴於椒盤尚冀  
驗車下臨竭室

代書 陳永仲 彭彭以

禮稱猶子已歌家室之宜古有真人必借光輝之及筵開花燭  
仙降蓬瀛雖無庭實林伯之儀愿听道德五千之誨竭感慕



鶴馭翩然

番

先生文集卷之三十終

番 番 番 仲公李先生文集外附卷之三十一

外附錄

答書

虞集

集頓首拜拜仲公先生文几胡士則獲高文見示深羨山林之  
 日多道德之造厚區也早從應酬晚嬰痼疾相均膏壑固其宜  
 也比賜教輒申辨問非敢贊辭實以起學者之疑究云耳過蒙  
 謙答何以克當冒盲之餘已無讀書之分但荷朋友誦以服繹  
 或令子弟誦而聽之齋夜長絳燭之場為助甚沃又以知降  
 下每欲深補其不足之意感荷行俟養新命直是高古輟復次  
 韻以奉一咲不揆其不足以續貂或有誨言更望往復亦暮年  
 之一樂也伏楮不勝斷年之祝小詩戲多也書帛尾不罪墨一  
 丸送之學詩學書封一二帛來看以諷孫雅奉狀不宣

李仲公李先生外附錄卷之

